

孫思邈，不知道算不算古代名人中的長壽冠軍，有的說他活了一百零二歲，有的則說他活了一百四十一歲。後一種說法的根據是：《舊唐書·孫思邈傳》記載：「思邈自雲開皇辛酉歲生」，辛酉是西魏文帝大統七年的紀年，按照通行的公元紀年就是公元541年，而前一種說法的依據是：《新唐書·孫思邈傳》載：「永淳初，卒，年百歲余。」掐頭去尾，孫思邈活了一百零二歲。爭論了半天他的年紀，卻不算浪費筆墨，也可以說是他妙手仁心、行善積德而長壽的一點根據吧。要是覺得這種說法過於飄渺，那就也可以理解成孫思邈大叔一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不諂媚不鑽營，不為名利不愛財，因此保持了一個健康向上的平和心態。

同時，孫思邈又是一個自幼勤奮好學少年有成的典范，《千金要方》自序裏的「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表明他少年時即立志學醫的決心，也隱約闡述了自己對於生命價值的一種思考和探索。話說在隋文帝之時，朝廷聘他去做當時最高學府國子學中的教授「國子博士」，他聲稱有病而不去出任該官職，並悄悄對自己周圍親近的人說：「五十年後，就有聖人出現，那時候我才出來幫助他做一些濟世救人的事情。」到了唐太宗即位時召他到京都長安，李世民發現孫思邈的容貌看上去十分年輕，禁不住大為讚嘆的說：「我本來就知道，有道之人是值得尊重的。」唐太宗要授予他爵位，他「固辭不受」，認為帝王將相，百年之後無非一把黃土。一代明主唐太宗對孫思邈是賞識之余也充分尊重的，魏徵等大臣受命修訂齊、梁、陳、周、隋五代史的時候也數次拜訪孫思邈，問及前朝的事情，孫思邈娓娓道來，宛如親眼所見一樣。

孫思邈在一個溫和的環境裏終於完成了總結前面上千年醫藥成果的意願，完成了《備急千金要方》共三十卷，簡稱《千金要方》，分醫學總論、婦人、少小嬰孺、七竅、諸風、腳氣、傷寒、內臟、癰疽、解毒、備急諸方、食治、平脈、針灸等，共計二百三十二門，收方五千三百條。尤其是書中首創「複方」，張仲景所著《傷寒論》的體例是一病一方，而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發展為一病多方，還靈活變通了張仲景的「經方」，根據實際需要將兩個經方合成一個「複方」，以增強治療效果。有時又將一個經方分成幾個單方，以分別治療某種疾病，單單一個腳氣病，治療方法上便比歐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孫思邈晚年時候將後三十年的經驗又匯集成一部《千金翼方》，作為對《千金要方》的補編，書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輔相濟，羽翼雙飛的意思。此書共三十卷，計一百八十九門，合方、論、法共兩千九百餘條，首載藥物八百餘種；這兩部書合稱為《千金方》。宋代的郭思高度評價《千金方》，說：「世皆知此書為醫經之寶」（《千金寶要》）。唐時日本派來天朝的遣唐使就把《千金方》若珍寶一般帶了回去，後來日本歷史上的名醫丹波康賴以《千金方》為主要參考資料，編成《醫心方》三十卷。後世尊稱孫思邈為「藥王」，民間適逢二月二便有祭祀孫思邈的廟會，端午節戴五彩絲線的習俗也是和這位仙風道骨的老人有關。

到了明代，李時珍成為這一時期傑出醫者的代表，李時珍，字東璧，號瀕湖，湖北蕪春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於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家中世代業醫，於是李時珍的父親就不想再讓這個兒子也一輩子當個沒有出頭之日的小大夫，於是督促著李時珍參加科舉考試，慶幸的是李時珍自己下定決心要繼承父親的衣鉢並發揚光大，否則歷史上就只是多了一個平庸的小縣令，而少了一位千古傳誦的名醫了。他的爸爸也很開明，看見兒子志不在仕途，也就應允下來並且將畢生的行醫經驗盡數傳授，精心輔教李時

珍，使李時珍在三十歲就成了遠近頗有名望的醫生。後來李時珍被楚王召到府裏，後來又被推薦進京，在太醫院任職，李時珍不滿宮廷醫官爭權奪勢或者碌碌無為的做派，不久辭職回鄉。在幾年的遊仕之間，李時珍發現古時候的醫藥書籍已經在長期流傳當中出現了很多謬誤，尤其是藥材的性狀、名稱等，往往誤導了醫生對病患的判斷，遂決心將前人傳下來的藥學典籍從新加以整理。於是李時珍在徒弟龐憲、兒子建元的伴隨下，行走於深山曠野，遍訪名醫宿儒，搜求民間驗方，觀察和收集藥物標本。除了湖廣外，他們還到過江西、江蘇、安徽等地，除了注意觀察藥物的形態和生長情況外，對於那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藥物均「一一探視，頗

# 閑話中醫



文圖：旗卡通

得其真」，「羅列諸品，反覆諦視」以取得最真實最詳盡的資料。比如說穿山甲，南朝樑時候的隱士醫者陶弘景說它能水陸兩棲，白天爬上岸來張開鱗甲，裝出死了的樣子，引誘螞蟻進入甲內，再閉上鱗甲，潛入水中，然後開甲讓螞蟻浮出，再吞食。李時珍在樵夫、獵人的幫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從它的胃裏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螞蟻，證實穿山甲確實是吃螞蟻的，但是他發現穿山甲食螞蟻時，是撬開螞蟻穴進行舐食，而不是誘螞蟻入甲下水吞食。

就這樣，經過長期艱苦的實地調查，李時珍於萬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綱目》編寫工作。全書約有一百九十萬字，五十二卷，載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新增藥物三百七十四種，載方一萬多個，附圖一千多幅，成了我國藥物學的空前巨著，西方探索者稱《本草綱目》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

最後說說「杏林」的典故，《三國志·卷四十九》裏說三國時候，隱居江西廬山的名醫董奉對眾多慕名前來求醫的百姓不收取任何費用，只要求大家種杏樹為紀念，輕病被治癒者種一株，重病被治癒者種五株。數年後，杏樹蔚然成林，竟有數十萬株。杏子成熟之後，董奉又對來買杏子的人提出不收銀錢，只用米交換，一擔杏子換一擔米，得來的米悉數用來救濟山上山下窮困百姓。董奉去世之後，「杏林」這個典故被懷緬他的百姓口口相傳延續到今天……

1988年，日本著名科學家、神戶大學生化系主任Nishizuka教授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鄭重的和台下的聽眾說到：「……未來的醫學應該是像中醫中藥那樣，用多個藥物，針對多個受體。」一把鑰匙能開一把鎖，聽起來很在理，西醫上一般都是單個化學結構針對單個受體，而中藥當中都至少含著十幾種到幾十種有效成分，進入體內後更會產生幾十甚至上百種化學反應，起到全面調節機體生理機能的作用。西醫在認識人體，診斷疾病等方面有著更易於讓人接受的優點，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將中醫和西醫互補的部份有選擇的結合，而不是人為地將兩者彼此對立和排斥。

顛覆傳統文化精華的旗手當然也可以上嘴唇一搭下嘴唇，說扁鵲、華佗、張仲景、李時珍等等史書中記載的妙手回春的病例都是虛構的，其實都是患者在什麼什麼精神的鼓舞下，以頑強的意志戰勝了病魔，說白了就是自己好的。要是一味否定傳統文化、推崇西方科學的鬥士論戰起來什麼時候人家變回猴子來給你證明一下進化論也說不定呢。

否定中醫的根據是現在的中醫中藥就很難達到史書上的效果。不否認有少數的中醫不爭氣，藥效也達不到期望的效果，於是罵聲一片並且扣上大帽子，方才好引起共鳴。人類還沒有因為豬瘟和瘋牛病把豬和牛趕盡殺絕吧，按照這種理論，教師不應該教錯字，醫生不應該得病，農民不應該餓著肚子。而且現在的中醫療法大多只是繼承了古人的藥方，中醫的基礎是「天人合一」，用緊跟時代步伐的話解釋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輕鬆心態。但是大都市的紛繁蕪雜，各種浮躁慾望的不斷湧出，讓為了生存疲於奔命或者攪拌在情色生活中不能自拔的人們都很難想得起來抬頭看看星星，更何況去思考什麼合不合呢？隨著人們越來越多的被外在的一切——職位、財富、名氣——所衡量和定位，自己也慢慢習慣了用這些符號作為標準判斷周圍的環境。小國寡民，雞犬相聞的日子有的人覺得是桃花源，更多的人覺得那是愚昧落後，當然離養生就更遠了，老了的時才想起來吃點什麼黃金白金的補補鈣補補腦，換來杯水車薪的效果的同時，不知道會不會覺得除了一去不復返的健康和青春，自己其實什麼也不曾真正的擁有呢？

閑話就是閑話，是茶余飯後充實聊天時間的話，無論人的不相信或者認可，那些客觀存在的還是依舊平平靜靜的存在，仿佛早上的太陽，開心的時候看著喜氣洋洋，難受的時候看著冷冷冰冰，其實變化的只有自己的心情。說點好理解的，電波，從前可以理直氣壯的不被承認，但有了收音機、電視機、電話機、手機之後就不得不被承認，有了光譜之後，紅外紫外也得被承認，但是那些看不見的，暫時還沒有被探測和發現，沒有被合理解釋的呢？所以不問青紅皂白一棍子打死總是顯得偏激，按說謙虛也應該是學者的一個基本態度吧，人家愛因斯坦都沒把話絕對說死了，要不怎麼叫「相對論」呢？當然，這就是玩笑話了。